

溶化吧，销蚀吧，向着那扭曲的蓝色腹部……

黑 壁

[日]泉镜花 著 王俊 周觅 译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雨月潭

叁

黑壁

「日」泉镜花著 王俊

周北译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小胡同内的魔界、丑时参拜的凄绝、蛇之诅咒的妖艳……这正是艳丽完美到令人胆寒的镜花世界。被称为怪谈巨匠的泉镜花仍有很多未收入文集的神秘作品。这些鲜为人知的短篇小说中，充满了恐怖、战栗和憧憬……

收录篇目：《高栈敷》《浅茅生》《幻往来》《紫障子》《尼之红》《斗菊》《降霰》《甲乙》《黑壁》《遗稿》《幼年记忆》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黑壁 /（日）泉镜花著；王俊，周觅译．--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5

（雨月谭）

ISBN 978-7-302-38992-7

I. ①黑… II. ①泉… ②王… ③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 008672 号

责任编辑：刘美玉

装帧设计：黄佳蓓 胡 静

责任校对：王荣静

责任印制：沈 露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，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

邮 编：100084

社总机：010-62770175

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，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：010-62772015，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刷者：清华大学印刷厂

装订者：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48mm×210mm

印 张：10.875

字 数：235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8.00 元

产品编号：056637-01

—
目
录
—

高栈敷	0 0 1
浅茅生	0 1 7
幻往来	0 4 7
紫障子	0 7 1
尼之红	1 3 9
斗菊	2 1 1
降霰	2 4 3
甲乙	2 6 3
黑壁	2 9 9
遗稿	3 0 9
幼年记忆	3 3 7



高
栈
敷

『高棧敷』
即高台



“那边不是死路，可以走过去。”

“可以走过去吗？”

青年回头问道。他头戴鸭舌帽，双手揣在怀里，一副无所事事、悠然闲逛的样子。

这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周六，太阳快要下山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木崎时松沿着大路漫无目标地一路向西走来，在谷町一带坡下的洼地里晃荡着。他是一位老师，在比强力松地区还要偏远的某个私立学校教书。

这一带的住宅区之间还处处残留着没有清理干净的墓地，穿过住宅区，大路突然沿坡而下，也就是从这里开始，周围一下子变得喧闹起来。两侧的小店一家挨着一家，杂乱拥挤，如同被拔掉钉子硬撬开的货物箱积压在一起。豆腐店的喇叭声吵吵嚷嚷，烟袋店的雾气袅袅升起。小孩四处奔跑，狗快速窜过。

再往前走一点点，看到的就只有摇摇欲坠的长屋了。夕阳下，一个破损的炉灶放在竹床上。邻家的屋檐下，木条拼成的木板跨过水沟延伸过来。水桶和饭桶乱糟糟地扔在一旁，像是在搞大扫除一样。门和桶扇上满是破洞，况且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供遮盖，里面的人明显太拥挤了。如果给这些破烂直接贴上售价标签的话，破烂市场马上就会在这里繁盛起来……

这也无可厚非，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喜好，主动把自己的生活在路旁展示出来。这条路的一侧有一处高崖，可以眺望附近的景色，迅速升起的浓烟、大片的草丛、如蛇行般蜿蜒的茶色小径，都在空中忽隐忽现，狗在其间穿行，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。这高崖看上去就让人毛骨悚然，到处潮湿极了，有些地方还生长着灌木。在它们的压迫之下，这些长屋的后门，只怕永远也见不到阳光。

因此，不仅是家里的男人，包括女人和孩子在内，都被一只无形的手从背后向外推着，催促着他们去争取一天的口粮。有人端坐在家里的情形，自然是想看也看不到了。

在屋顶上方，有从高崖上崩塌下来的泥土，混杂着橘子皮和瓷器的碎片，还有破碎的石碑，大约是从上面坟地的墓碑上掉下来的，沾满红土，挂在草根上。在淅淅沥沥的阴雨天里，大白天里也像是燃起了苍白的鬼火。

更可怕的是，长着青苔的水井上方的高处，有一些被扔到高崖半山腰中的垃圾。它们杂乱无章、绵延不绝、破烂不堪，像是一条肮脏的瀑布悬挂在高崖上。

速效散、一粒丸等带着陈旧气息的广告，在路边和弄堂里贴得满满当当的，就像是用纸一层一层地糊在破衣箱上。

不从这些膏药下面穿过的话，清新的风根本就吹不过来。

在这一片狼藉中，勋八等在乡军人的门牌，显得非常牢靠，可以说是镇守整个街区的军神。不过，就在“彦左卫门殿下”这威严的名字旁边，还贴着一张“有结实的草鞋”的纸条。

屋檐下面有三个人，一个是穿着破烂短褂的大婶，染着斑驳的黑牙齿；另一个年轻女人敞开衣带露出胸口，把硕大的乳房硬塞在怀中的婴儿嘴里，也不怕婴儿喘不过气来。她头上扎着圆髻，头绳已经肮脏不堪了……还有一个也是女人，由于只是在路过的时候匆匆一瞥，已经记不清长相了。

当时，时松就像是悟道了一般，看着傍晚青黑色的高崖，有点茫然地伫立着。这时有人从后面叫他……女人们对他说过的，就是刚才这句话。

这里并不是洪水刚刚退去的废墟，因此路中央的米糠酱桶和炭筐自然也不是被水冲到这里的。穿过这些没有任何遮盖的水槽和炉灶，感觉就像是穿过别人家的厨房似的。时松跳过几条斜搁在水沟上的木板，蹒跚着向前走去。

“不好意思……”他在心中忍不住说了一句，然后就到了这个地方。

二

前面是一道非常气派的大门，左右都有黑色的板壁……板壁的一角紧挨着高崖的中部，向着药碾子般的凹陷处延伸而去，却碰了壁，于是浑身一震，猛地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，抵在树根下面的土地上，如同张开的网。在板壁的下面，一股流水潺潺穿过山崖的侧边。

在树荫的遮蔽下，天黑得更早了。

时松透过缝隙看去，前面似乎无路可走了。他正准备返回，就在这时……

“谢谢！”

“不用担心，沿着那道板壁边缘，顺着水流往前走吧。”斑驳的黑牙齿笑着说。

“但是，那边不是私人领地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和服领子处微微露出后颈的女人说，“你要去哪儿？”年轻的女人拖着木屐稍微上前一步，同时把孩子往上掂了掂。

“也没什么目标……就是随便瞎逛逛，活动活动。我也不着急，就这么原路返回也行。”

听时松这么说，两个人看着他的脸，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。

“咦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两人互相点了点头。

“不过，真能走过去吗？”

斑驳的黑牙齿没有回答，对年轻的女人说道：“没事的，要走的话肯定没问题，你说是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白牙齿点了点头，似乎完全同意。然后，她把另一只手也弯过去，抱住孩子的背。

“您慢慢走……路总归会有的嘛，呵呵呵呵。”黑牙齿又说。她的脸上似乎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恶作剧般的神色。

而且，她的笑声听上去也带着诡异的嘲讽。猛然间，时松有些担心和犹豫，但想到如果就这么原路返回，岂不是更加被对方小看。于是，他带着一丝愤然，下定决心满不在乎

地大步走了出去。

“一路小心了，这条路可不好走哟。”

“谢谢。”时松回过头来，把鸭舌帽拿在手中说。只见那个看上去和善些的年轻女人正在换手把小孩横过来抱，同时整理着自己的衣襟。然后，他就沿着板壁钻进了山崖下面。

在头顶上方的树木之间，透过草丛，可以看到墓碑像无精打采的芒草般，一片一片地散落着，脚下的路已经昏暗起来。水沟也笼罩在漆黑的夜色中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下面清澈的水映照出树根，似流动非流动地摇晃着……水边有一条山洞般的蜿蜒小路，只能容一个人从山崖和板壁之间擦着衣袖通过。

从板壁某个稍大的破洞中不经意地望去，可以看见里面的五轮舍利塔，还能看见洗手钵。再往前有一个干枯的藤架，还有一个水池历历在目，虽然池中的水非常混浊。看来这是一座寺院，而且这寺院的院落大得出奇，池子的水面上能倒映出广阔天空中的云。

再往前走一点儿的话，对面也被山崖紧紧包围住，看上去没有去路了……用那种经常用到的比喻来说，这地方就像是在一个研钵的底部。

“不过，看来这里也是能直接走过去的，也许并没有什么阻碍。”在时松不放心地追问之下，女人们那私语般的、略带迟疑的回答，指的并不是什么公开的近路，而正是这条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便道。

时松依旧轻松自如地揣着手，信步走着，从板壁的破洞中数过了寺院里的五个池塘。他走过一棵大树之后，只见去路被高崖所包围，似乎已经到了尽头。而在上方，在遥远的天空中高出树梢很多的地方，有一幢二层的房子，还能看得到栏杆。

但那并不是二层楼房。

不过，也不是三层、四层那么高……原来只有一层，只见这房子像栈桥一样，从山崖的顶部伸向空中。

三

那山崖非常陡峭，从斜坡上倾泻而下的草丛中，挂满灰尘的柱子像脚手架一样，有力地向上伸展着，正好抵在延伸出来的走廊下面，把这座带栏杆的房子支撑在树上。拼命仰起头向上看去，就像是桥桩或戏台地板下面的空间一般。

说到戏台，这房子就像是一个突出在空中的舞台。

上面拉门的纹样看上去很深邃，大约是夜色逼近的缘故，显得既遥远又昏暗，看不清楚。

窗框上一扇拉窗也没有，走廊也敞开着，周边围着栏杆。

从时松驻足的地方，可以看到房屋的侧面，一边是墙壁，颜色也是一片漆黑，脚手架般的桥桩自不用说，就连透过窗户看到的天花板也像船底那样斑驳。还有那条走廊，显得灰扑扑的，栏杆也处处都是细小的缺口。

站在这高栈敷上远眺的话，前后这么大的寺院，相比之下，也不过是下界的一片瓦砾。不知道可以一眼看到多远，也许可以看到四谷的一半，一直望到赤坂。

这屋子是如此空旷宽阔，也许是心理作用，让人觉得简直不像是六叠^①或八叠那么大，而是有十五叠二十叠乃至更大。

从下面只能看见这个房间。抬头仰望，上面的门口处斜贴

^①日本计量房间大小的量词，一叠为一张榻榻米的大小。

着“可以远眺京都”、“大阪历历可见”等招徕房客的广告，大概已经决定不再从事建筑业，而是改卖祖传的望远镜吧。

但是只要看看地板下面的柱子，地基处就像土蜘蛛的背或蛤蟆的头一样，也就知道这房子应该已经出租了有十来年了。

时松不由得瞠目结舌。不过，他信步走着，绕到房屋的正面一看，原来根本不是空房子。

就在他和房子之间，正好有一棵不知名的树，看上去有两抱粗，在这春天里早早就枝繁叶茂，高高地挺立在山崖下。虽然它生长在水沟的另一边，但看起来似乎触手可及。

这棵树丛生的枝杈和对面的回廊互相掩映着，从那边大约是看不到这里的。

在走廊的转角处，有一个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女子，百无聊赖般地倚靠在正面的栏杆上，像是在眺望黄昏的风景。

但是，看她的样子，似乎又不是在东张西望地欣赏着夕阳或新月的景色。

她如同弱柳扶风般坐在那边，雪白的后颈和艳丽修长的鬓角朝向这边。细得弱不禁风的竖条纹黑缎子衣领，大约是绉绸面料的，而鲜明的浅蓝色衬领，让这衣领和长长的后颈更为显眼。事后再回想起来，虽然相隔那么远，他却清清楚楚地看到衬领上面没有什么花纹。

她头上也扎着浅蓝色的头绳，挽了一个婀娜妩媚的三环结，像是博多^①产的圆腰带，蓝底上带有白色金刚杵图案，松松地系在扎染成浅蓝色的衬垫上。结扣被栏杆缝隙处的横木

①日本福岡市内那珂川以东的街区，古代是日本连接朝鲜半岛和大陆的港口城市。名产有博多丝绸及用其制成的和服腰带、博多偶人等。

挡住了，上方的衣袖向空中飘去，仿佛沉入了云中，腋下开口很深的绯红色绉绸向后翻着，贴着手肘，一直散落到端坐着的下摆处，在临近黄昏的山崖上，散发出微弱的光亮，装点着淡紫色的晚霞。

时松有些茫然。

只见上面的女人许久纹丝不动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面挡在房间正对面的宽阔黑墙。

她白色的指尖一闪，抓起红色的下摆两端，玉山崩塌般颓然坐下来，柔美的后背靠在栏杆上，几乎就要把它压弯了。与此同时，这位青年也把自己几乎已灵魂出窍的身体倚靠在板壁上。

隔着侧面的回廊，相距两三尺，又过来了两个人……就像是有着黑色翅尖的白鸽扑啦啦地从空中飞来，穿过树梢躲进树荫一样。这两个人穿着同样的白衣，腰间裹着下摆很短的墨色僧衣，头上泛着青蓝色，似乎是刚刚剃光的。两人都眉清目秀，皮肤很白，长得圆头圆脑，年纪都在十三四岁的样子，看上去非常可爱。

四

两个小和尚模样的人，踏着毕恭毕敬的小碎步穿过走廊，简直可以说是蹑手蹑脚……眼看就要到女子的正面来了，只见两人都严严实实地戴着纸折成的口罩。

然后，他们整齐划一地捧出一个小小的容器，里面大约装着某种饮料或其他东西。很快，他们就在女子面前并排跪倒在地板上，远远可以看见白色的身影和腰上黑色的僧衣。

这时，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两个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走到栏杆前，用手撑着，探出半个身子朝这边俯瞰过来。白衣的下面隐隐透出淡红色，似乎是因为离那个女人很近，在她和服下的长衬衣的映照下，两人的皮肤都被染红了。但仔细一看，原来他们身上都披着轻纱，而且看他们的眼角眉梢，毫无疑问是两个女童。

一种困惑的感觉如同迎头一盆冷水浇来，时松感到一阵寒冷。回头一看，透过他靠着的板壁上的孔洞，背后寺院院子里的池塘仿佛渗出黄昏的色彩，突然间变得宽阔浩大，轻轻漂浮起来。池水似乎漫过了自己的后背，波光粼粼，红色鲤鱼悠然游过。

那鲤鱼的影子也令人毛骨悚然，如同磷火一般。

头上轰隆轰隆地传来低沉而阴郁的声音。

“是樵夫。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也许是他看那个女人看得太出神，心荡神驰而没有发觉，在大树树梢接近山崖的高处，似乎有一个人正在锯着什么东西。

大树枝繁叶茂，在浓荫遮蔽之下，连一只鸟都看不见，只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在逐渐深入树干的中心。

他凝神细看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，在对面栏杆的角柱上，有一棵寄生的树木，它的树梢有一处绿色显得特别浓厚而阴暗，在这无风的天气里，却微微摇动着，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树叶打着旋儿，如同纠缠在一起的假发。

“啊呀。”

锯末簌簌地掉下来，像是下霜一样，一点一点落在时松的和服外褂的衣领和衣带上，连衣袖的褶皱中都积了一层。这木屑竟是鲜艳的红色。

时松慌忙抖动全身，拍打着衣袖，走出树下。

天上下着雨，甚至下枪尖都不可怕，但是在这黄昏时分像这样用锯子，看来不完成预定工作是不会罢休的。不消片刻工夫，肯定会有一根房梁般的巨大木头轰然落地。

“快走，这里有点说不出的古怪。”他想。

可是，那女人实在是太过妩媚艳丽，让人筋骨发软、浑身无力。时松好不容易蹒跚着走到尽头，一拐，山谷原来是这样浅，浅得出乎意料。

前面的低处依然是墓地，上方有一处缓坡通向市区，坡上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寂寞人家，家家的栅栏相连，向上倾斜延伸而去，看上去像是一座桥。

一路相随的崖脚，就到这墓地为止。山谷的出口敞开着，像一个簸箕。

在墓地和崖脚的分界处，有一个池塘，看上去像是废弃的水井形成的，四周的土壤都显得潮乎乎的，大概是被池水渗透过的缘故吧。池塘的上方完全被树木遮挡住了。

时松一路走来时相伴的那条溪流，其源头看来就是从这个池塘里渗出来的水。这水也不知是从地下涌出来的，还是从山崖上滴下来的。

那里有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身影，模模糊糊的，就像落日的余晖照在大川端^①一样。他四肢不停地动着，像是在敲打潮水中晃动的桥桩。

他穿着紧身工作服，下摆很短，在水池的边缘，有一个巨大的旧竹篓，上面盖着网，高度一直到他的腰部以上。他

①隅田川的吾妻桥（大川桥）下游右岸一带的名称。

手里横拿着一根竹竿，竹竿一头拖着一样东西，有图画中狸猫的睾丸^①那么大。看起来那人像是刚刚钓鱼归来正在洗脚，不过仔细一看并非如此。

他手中的东西是一个耙子，他单手拿在离耙头很近的地方，另一只手将一个簸箕抱在腋下。

簸箕紧紧贴着草丛，另一边缠在那人的腰上，只见他用耙子从山崖上往下扒拉着，把上面哗啦啦掉下来的东西用簸箕接住。等到接满了，他把耙子放在一旁，双手拿起簸箕弯腰往下面的竹篓口中倒进去，这时就会传来沉重而郁闷的“唰”的一声，就像是吹过黄泉的风声一般，散发着令人心中发冷的腥气。

如果他是在薅落叶的话，用簸箕显得很奇怪。

片刻之间，对方已经把同样的工作重复了三次。

耙子放在一旁的时候，就好像沉入了崖边的草丛中……那人迅速拿起耙子的柄，开始扒拉，那样子如同某种小动物在用前爪刨东西。此时，簸箕也在他的腋下了。随着扒拉下来的东西哗哗地落下来，簸箕很快就满了。然后，他把里面的东西“刷”的一声倒进竹篓中，当然，依然伴随着那令人厌恶的声音。

他并不是在赶工，有些懒洋洋的，似乎连回头都嫌麻烦，磨磨蹭蹭地干着，不过看起来相当熟练。总是在一呼一吸之间，如同机械般精确地运动着身体……简直就像是安装了水车机关而缓缓活动着的稻草人。

①日本民间传说中，狸猫的睾丸可以变大把人吞下去，有八叠那么大。